

文藝雜纂

張永明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人人文庫



張永明著

文藝雜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，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，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，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，其中單號六五七本，雙號九〇九本，特號六八五本。除六十三年三、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，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。

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，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(Everyman's Library) 及家庭大學叢書 (Home University Library)，以廉價普及爲主。今雲老雖已仙逝，不復主編本叢書，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，繼續出版，按月發行，並力求革新內容，改進印刷，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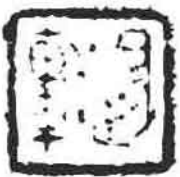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

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

文藝雜纂序

武平張永明教授。八閩才士。幼學博文。曩刊永明文選。余既快先觀而序之矣。頃復睎新著文藝雜纂。浼一言以弁其端。雜纂都十餘萬言。凡區八目。舉文史掌故及前人軼事。分隸八目之中。或闢考據。或涉詞章。疑滯胥解。莊諧雜陳。洵藝林之佳構也。嗟夫。世方習於聲氣馳騁。酒食徵逐。束羣書於高閣。唯貨利之是求。而永明獨游心於寂寞之濱。箋蟲魚。疏草木。一燈斗室。兀兀窮年。幾若不能自己者。其志量為何如哉。寒雞催曙。風雨將闌。寄語漢堂。幸葆貞吉。

中華民國七十年第二辛酉上元後六日成惕軒



自序

余平日研究文藝，每有所得隨筆記之。探蹟索隱，據古證今，綜其大凡，殆難羅縷。惟是讀書甚少，未能博引繁徵，閱世不深，亦猶管窺蠡測。積久經時，紙墨遂多。近年撞車折足，養疾閑居，爰將舊稿，重爲竄定，各以其類，編成八篇：一曰讀書札記、二曰風懷小品、三曰古文改字之失當、四曰古人言行之牴牾、五曰讀古人文書後、六曰小說傳奇跋語、七曰李白氏籍生卒重考、八曰石達開詩真偽辨正。似此窮愁筆墨，雖無甚奇觀，然愚者一得，亦頗自許。因付剞劂，以廣流布。藉供喜愛文藝讀者，聊作參考之資。昔歐陽永叔著歸田錄，自言「以李肇國史補爲法。」國史補自序云：「紀事實、探物理、辨疑惑、示勸戒、採風俗、助談笑，則書之。」故梁章鉅歸田瑣記則謂「大抵古人著述，各有所本。要足資考據，備勸懲，砭俗情，助談劇，雖歷千百年，莫之或廢也。」按歐公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，梁氏歸田瑣記作於引疾解組以後。余年垂七十，今既退休，非獨無田可歸，有家亦歸不得。惟區區撰述之志，輒欲竊效焉。至本書內容，皆屬文藝性質，雜綴而成，故名「文藝雜纂。」尙期博雅君子，不吝教正幸甚。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庚申春月張永明時客台灣

目錄

成序	一
自序	一
一、讀書札記（廿一則）	一
二、風懷小品（十四則）	一七
三、古文改字之失當（十五則）	二七
四、古人言行之牴牾（三十則）	三四
五、讀古人文書後（十二則）	四三
六、小說傳奇跋語（十則）	五二
七、李白氏籍生卒重考（四則）	六〇
八、石達開詩真偽辨正（八則）	六七
補遺（一）一字師（十一則）	八〇
（二）人生三樂（八則）	八四

一、讀書札記

（共廿一則，原分上下篇，前十則爲上篇，屬文學範圍。後十一則爲下篇，屬修身事類）

文句中字意重複

間嘗竊見古人經傳及各大名家之文，或一句中，或二三句中，不免字重而意複者：如易經「幹父之蠱，有子考无咎。」父卽考也。如書經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時。」遑卽暇也。如詩經「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終。」昭明卽高朗之意。又曰「無已太康。」已卽太也。（按孟子曰，仲尼不爲已甚者。駐云，已猶太也。）又曰「旣安且寧。」安卽寧也。又曰「旣庶且多。」庶卽多也。如禮記「人喜則斯陶」則卽斯也。如左傳「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猶臭。」尚卽猶也。又曰「周其有顧王，亦克能修其職。」克卽能也。又曰「遠哉遙遙。」遠卽遙也。又曰「我張吾三軍。」又曰「我爲吾家。」又曰「我食吾言。」按三句中之我，卽吾也。如孟子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我卽吾也。如莊子「吾無糧，我無食。」吾卽我也。如司馬相如喻巴蜀檄「興師出兵。」師卽兵也。如史記張儀列傳「若善守汝國。」若卽汝也。（按「吾翁卽若翁」之句可知）如劉向列女傳孟母篇「孟軻母者，鄒孟軻之母也，號孟母。」三句中三孟字，三母字，二軻字，不免語衍而字複。如邯鄲淳孝女曹娥碑「邱墓起坟」。墓卽坟也。如王羲之蘭亭集序「絲竹管絃」

之盛」。絲竹卽管絃也。歐陽修真州東園記「泛以畫舫之舟」。舫卽舟也。如錢謙益嫁女詞小序「旋奉先人諱，里居奉母。」二句中用二奉字。如王士禎香祖筆記「王介甫狼戾之性，見於其詩，可望而知。」句中見望二字意複。諸如上述各句，似不免疊床架屋之病也。

文句摹倣

古人文中頗多句調相同，摹倣之痕迹未化者，如禮記曾子立事篇云：「先憂事者後樂事，先樂事者後憂事。」范仲淹岳陽樓記云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如桓寬鹽鐵論云：「簪墮不掇，挂冠不顧。」魏徵砥柱銘云：「掛冠莫顧，過門不息。」如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云：「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邑號朝歌，墨子迴車。」顏氏家訓文章篇云：「邑號朝歌，顏淵不舍，里名勝母，曾子斂襟。」如臧洪與袁紹書云：「見主人之旗鼓，感故友之周旋。」丘遲與陳伯之書云：「見故國之旗鼓，感平生於疇昔。」如庾信華林園馬射賦云：「落花與芝蓋齊飛，楊柳共春旗一色。」王勃滕王閣序云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如王績遊北山賦云：「潦水降而寒潭清，山光沉而白雲晚。」王勃滕王閣序云：「潦水淨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。」如王簡栖頭陀寺碑云：「層軒延袤，上出雲霓，飛閣逶迤，下照無地。」王勃滕王閣序云：「層巒聳翠，上出崇霄，飛閣流丹，下臨無地。」如祖君彥爲李密討楊帝檄云：「呼吸則河渭絕流，叱咤則嵩華自拔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陷，以此擊陣，何陣不摧。」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云：

暗鳴則山岳崩頽，叱咤則風雲變色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。」如王珪代擬詔答韓魏公云：「豈朕鬱於大道，未昭治亂之原，將卿保其成功，自潔進退之分。」崔敦詩代擬詔答周益公云：「豈朕不德，未達好賢之誠，將卿既明，自全引退之節。」如呂向上疏云：「鴟梟不鳴，未爲瑞鳥，猛虎雖伏，豈齊仁獸。」張耒送李端叔序云：「鴟梟不鳴，要非祥鳥也，豺狼不噬，要非仁獸也。」貴耳集載：「餘干有王德者，僭竊九十日爲王，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：兩條脛脰，馬趕不前，一部髭髯，蛇鑽不入。身坐銀交之椅，手執銅鎚之槩。翡翠樓前，好似漢高之祖，鴛鴦殿上，有如秦始之皇。」滑稽叢鈔有張獻忠與李自成勸進表云：「兩條勁腿，馬趕不前，一部髭鬚，蛇鑽不入。白帽戴額，依稀秦始之皇，黃袍加身，彷彿宋太之祖。」此可謂千古奇文也。愚按：上述古代名家之作，尙難免蹈襲之嫌。唐人有言：「活剝張昌齡，生吞郭正一。」後世之爲文章，每多生吞活剝，其詞必出已者，幾希矣。

唐前後之文章流別

竊以文章流別，以唐代爲一分水嶺：唐以前文句短，而意賅：如左傳曹劌論戰云：「齊師伐我，公將戰，曹劌請見，其鄉人曰：肉食者謀之，又何間焉。劌曰：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」又如李陵答蘇武書云：「子卿足下，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時，榮問休暢，幸甚，幸甚。遠託異國，昔人所悲，望風懷想，能不依依。」（以上周漢文，多爲四字一句）至唐以後文句較長，而語繁，

如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云：「吾小人輟饕餮以勞吏者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以安吾性耶。」又如歐陽修瀧岡阡表云：「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，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。」（以上唐宋文，有連十四字或十七字爲一句者）自兩晉六朝以迄初唐，多尙駢體，着重詞華，故文多用典，而句短：如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云：「掩屏爲疾，引領成勞，鏡想分鸞，琴悲別鶴。心如膏火，獨夜自煎，思等流波，終朝不息。」又如徐陵玉臺新詠序云：「靈飛六甲，高擅玉函，鴻烈仙芳，長推丹枕。至於青牛帳裏，餘曲未終，朱鳥窗前，新妝已竟。方當開茲縹帙，散此絳繩。」（以上六朝文，一連八句或十句，每句大抵四字，皆有用典）自中唐以迄宋、元、明、清則以古文爲正宗，力主蒼勁樸厚，以氣勢行文，故多不用典，而句較長：如韓愈與于襄陽書云：「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，莫不有先達之士，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。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，亦莫不有後進之士，負天下之望者，爲之後焉。」又如王安石之祭歐陽文忠公文云：「夫事有人力之可致，猶不可期，況乎天理之溟漠，又安可得而推。惟公生有聞於當時，死有聞於後世，苟能如是足矣，而亦又何悲。」（以上唐宋文，有八字或十字爲一句者，而皆無用典）於此聊舉例證，餘不能盡。

俗語有出處

左傳：鄭人盟商人之辭曰「爾無我叛，我無強賈。爾有利市寶賄，我勿與知。」愚按：是云

利市：本爲貿易之利益，但閩粵間俗語常稱利市，則爲吉利或好運之意。故運蹇則爲不利市。如乾淳歲時記「市井迎儼，以鑼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。」如北夢瑣言「夏侯孜未偶，伶聘風塵，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」。此其例也。又韓非子：「鄭縣人卜子，使其妻爲袴，其妻問曰今袴何如，夫曰象吾故袴。妻子因毀新如故袴。」愚按：今人稱妻爲「妻子」，固屬俗語，然亦有來歷。又劉歆西京雜記：「陸賈曰，燈火花，得錢財。」庾信對燭賦，「復訝燈花今得錢。」本此。愚按：閩粵間客族俗諺：「燈火開花，有錢歸家。」蓋亦有所本。且此語，鄉中父老多以爲有奇驗云。又韓愈詩：「艷姬踏筵舞，清眸射劍戟。」東坡讀此二句，謂「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。」愚按：此詩下句，形容舞女眸子之尖銳，可刺人心也。今閩粵之客語，見女人眸子之尖銳者，輒曰：「眼睛會割人。」又王讜唐語林：「高祖乃煬帝友人，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，每排斥之。而後因大會，煬帝目高祖，呼爲阿婆面。高祖不懌，歸家色猶摧沮。」愚按：楊廣呼李淵爲「阿婆面」者，意謂無丈夫氣，蓋沮咒之也。今閩粵之客語，譏人無丈夫氣概者，常稱之曰「阿婆相」。（面與相之意略同）又洪邁容齋隨筆：「今人噴嚏不止者，必喫唾云，有人說我，婦人尤甚。按詩經終風，寤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。鄭氏箋曰：我其憂悼而不能寐，女思我心如是，我則嚏也。」愚按：洪氏之說及引證詩句甚確。卽今閩粵贛各省，猶有此習俗。又王士禎香祖筆記：「臧武仲名紇、紇、恨發反，字書又云，下沒切，痕入聲。懶真子云，唐蕭穎士性輕薄，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，譏之曰：「汝紇字也不識。」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，蓋紇字之訛。」愚按：「紇」與「瞎」，

讀音相近，而今各省方言，笑人目不識丁者，仍曰「瞎字也不識」。又如「安排」，出莊子「安排而去化」。又如「新鮮」，出揚雄太玄「務次二新鮮，自求珍」。又如「收拾」，出後漢書光武紀「不能收拾」。又如「消息」，出魏書少帝紀「遣使出圍傳消息」。又如「長進」，出晉書和嶠傳「太子近入朝，差長進。」

虬龍之別

楚詞「涉江」一篇，選入國文課本，余曩在某校，講國文中之此課，至「駕青虬兮，驂白螭……」有劉生光玲問「虬」字之義。余告之「虬與龍同類，有角曰龍，無角曰虬。」次日劉生忽爲余言：「先生所說或有謬誤，應以龍子有角者爲虬。」並出辭源爲證。余曰：辭源所註依據說文及康熙字典，余所說者，係據楚詞王逸原註，非信口雌黃。須知古書一字一句，每有各家不同之解釋，不能據一說爲絕對正確者。杜甫詩「轉益多師是汝師」，可爲吾人研究學問之格言。生遂默然而退。後閱香祖筆記，徵引廣雅云：「有角曰龍，無角曰虬。」與楚詞原註略同。然而通訓定聲，以「龍、雄有角，雌無角。龍子一角者蛟，兩角者虬，無角者螭也。」此又與前說迥異矣。

說文解字之妙

許慎「說文解字」一書，溯述文字源流，解釋字義，內容最充實完備。從來言小學者（即文字學），皆奉爲圭臬。如說文，解「豉」字，配塩幽菽也。蓋「豉」本豆也。以塩配之，幽閉於甕盎中所成，故曰幽菽，取名於幽，見其與生菽異也。解「熨」字，以火申繪也。解「礪」字，以石研物也。又云：視「犬」之字，如畫狗也。「牛羊」之字，以形舉也。皆可知其形容之妙。又云：重束爲「棗」，並束爲「棘」。因棗棘皆有刺（木芒也）棗獨生高而少橫枝，棘生卑而成林，以此爲別，不識二物，觀文可辨，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。故說文解字，爲後來一切韻書、字書、辭書之祖。如唐之廣韻、宋之集韻、元之韻會、明之洪武正韻。又如清之康熙字典，民國以來之辭源、辭海之類，皆由此演變、增損而成書也。愚見：凡爲大專國文教席者，應具備文字學常識，故必須閱覽此書。如遇見古文、古字，可與現在通行之字，對學生指點明白。如「鄉」與「曩」，「耶」與「邪」，「肯」與「時」，「性」與「生」，「女」與「汝」，「有」與「又」，「夾」與「俠」，「湛」與「潸」，「軼」與「轍」，「點」與「玷」，「泣」與「澀」，「无適」與「無敵」，「鬯」與「暢茂」等等，皆可相通。甚至一字之來源，有時亦不妨加以說明。如自己之「自」字，甲骨文作「」，原是鼻子之象形，今人往往指著鼻子稱自己，故借「鼻」之原始字，以作「自」用也。又如「暮」字，古書上多作「莫」，此字之取義，表示太陽落到草地去矣。故以天黑爲「暮」。又如「江」，「河」兩字皆屬水，一旁加「工」字，一旁加「可」字，各因其流動之聲響而名之。蓋江水較平，故作「工工」之聲，河水急湍，故作「可可」之聲。諸如此例，不勝

枚舉。

想當然耳

曹操納袁熙妻甄氏爲長子丕婦，孔融與操書，稱「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。」操不悟，後問出何經典，融對曰「以今度之，想當然耳。」又蘇軾考禮部進士，作刑賞忠厚之至論，文中有一臯陶曰殺之三，堯曰宥之三」等語，主司不知其出處，及入謝問之，軾笑曰：「想當然耳」。數公大笑，遂傳爲佳話。愚按：世人多知東坡「想當然耳」之故事，而渺知東坡原是拾孔北海之牙後慧也。

陶淵明文

世人多知陶淵明詩，真淳澹雅，天籟自然，自成一家，高出千古，爲隱逸詩人之宗。而罕知其文，辭采精拔，獨超衆類，抒情旖旎，變態無窮。茲舉較著篇章，以見其作風之一斑：如發揮個性理想之作，有五柳先生傳、桃花源記等篇。如述骨肉敦愛之作，有祭程氏妹文，祭從弟敬遠文，與子儼等疏諸篇。如敘田園樂趣之作，有歸去來辭。如曠達詼諧之作，有自祭文。如表揚親舊之作，有孟府君傳。如緣情之作，有閑情賦。尤以此賦描寫美人之狀態及對美人之愛慕，熨貼深刻，姚冶動人，爲青年學子所喜讀。惟昭明太子則謂「白璧微瑕，在閑情一賦。」而東坡斥之

曰：「淵明作閑情賦，所謂好色而不淫，即使不及周南，與屈宋所陳何異。而蕭統譏之，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。」善乎，東坡之言是也。

馬存其人

古文筆法百篇及古文評註等書，皆有馬存「贈蓋邦式序」一篇，余少時即熟讀成誦，愛其文詞雄偉，且多同感。但不悉作者生平事略，嘗參閱各書中該文題解，亦以「馬存本末待考」云云。頃讀困學紀聞集證，謂「李義山詠賈生詩，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。馬子才詠文帝，可憐一覺登天夢，不夢商岩夢權郎。雖同一律，皆有新意。」集證引通考所載：「馬存字子才，鄱陽人，於宋哲宗元祐三年進士第三人及第。後爲鎮南節度推官，有馬子才集八卷行世。」由此始知馬存其人。當時編選古文諸公，困學紀聞與文獻通考尙未檢閱，何其疏略如此也。

「九知」原爲「九野」之誤

楊慎丹鉛雜錄載：「楊炯序王勃集云薛令公朝右文宗，託末契而推一變。盧照鄰人間才傑，覽清規而輟九知。所謂九知者，蓋用漢書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之語」云云。余嘗檢閱楊炯文集，有王勃集序一篇，謂「覽清規而輟九野，知音與之矣，……」原是「九野」而非「九知」。想係舊本「野」字脫落，而將下句之「知」連讀之誤。且九野有出典，如呂氏春秋、淮南子皆云「天

有九野」。後漢書馮衍傳有「疆理九野」之語。

敬與怠之要義

師尚父引丹書之言，對武王曰：「敬勝怠者吉，怠勝敬者滅……」愚按：敬是謙恭之意，反之則爲傲慢。謙所以警傲也。怠是懈惰之意，反之則爲勤奮。勤所以警惰也。古人立身處世之道，莫貴乎勤與謙。千古之聖賢豪傑，欲有爲於世者必能勤。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爲羣倫景慕者必能謙。如文王之日昃，秦皇之程書，漢宣之勵精，皆爲辛勤治事之例也。如周公之吐握，陳蕃之下榻，蔡邕之倒屣，皆爲謙恭禮賢之例也。竊常深夜自思，回首四十年來，讀書作事一無所成，蓋由惰與傲之因素爲多。願今後奉勤謙二字爲圭臬。專從此注意，前路或有一線光明之望歟。

益友與損友

孔子所謂「益者三友」，「友直」是其一也。所謂「損者三友」，「友善柔」是其一也。朱熹注云：「友直則聞其過。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。」竊以朋友相處，如某甲每以義正辭嚴，當面規諫，或糾正過失者，是直友也。如某乙每以巧言令色，或脅肩諂笑，當面恭維者，即善柔之友也。蓋某甲之心理，大抵爲真正盡交友之道，是一種忠直表現。即當時使對方不愉快，或至於誤會，但終有諒解之日。如某乙之心理，只欲博對方之喜悅，是有某種要求或其他作用。故其辭色

之表現，全屬虛僞。所以兩者比較，某甲一類之友，可以深相結納。某乙一類之友，則宜敬而遠之。以我平日經驗，朋友之良否，從此觀測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勞苦與逸樂

孟子曰：「憂勞足以興國，逸豫足以亡身。」由此觀之，人生數十年，還是少逸樂，多勞苦較有意義與代價。蓋人生之富貴榮勢，皆似夢幻泡影，轉眼皆空。而稍有永久性者，惟對人羣社會努力所得之功，與其結果應享之名而已，但吾所謂「功」，非經勞苦艱難，不能倖致。所謂「名」，亦即勞苦之代價。而功與名之大小，又全視其勞苦程度之高低為準則。換言之，凡個人價值之輕，即以其關係社會人羣之深淺為斷。如大禹之治水，為我民族存亡所繫，經歷十餘年險阻艱難，消除水患，使我民族得以綿延不絕，故能成千秋不朽之功，萬世崇仰之名也。

孤哀子與泣血稽顙

喪禮：父喪而母在，稱「孤子」，母喪而父在，稱「哀子」。父母皆故，稱「孤哀子」。若父死而有二母俱故者，稱「孤哀哀子」。禮記檀弓云：「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，泣血三年。」故遭父母之喪者，稱「泣血」本此。又云：「稽顙而后拜，順乎其至也。」原注、稽顙、為居父母之喪時，拜賓之禮，以額觸地也。故後人新喪父母，行稽顙禮。於今訃告中，常見「孤哀子」與